

做艺先做人，无德亦无艺。这是前辈
艺人实践过的真理。因此艺术的高低
一定程度上是人品的较量

马季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蒋 晔 武京予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马季

蒋
晔

武京子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季人生智慧/蒋晔, 武京予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8. 9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ISBN 978-7-202-05013-2

I. 马… II. ①蒋…②武… III. 马季 (1934~2006) — 人物研究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928 号

书 名	马 季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著 者	蒋 晔 武京予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2.625
字 数	54 000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5013-2/K·901
定 价	5.70 元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目 录

马季：笑洒人间/1

马季小传/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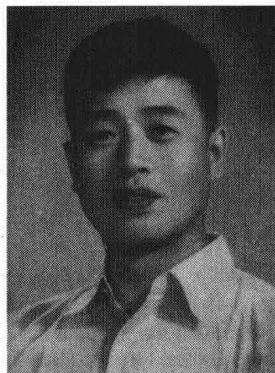
马季故事/20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马季：笑洒人间

作为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弟子，马季没有愧对师傅的栽培，他作为中国相声第七代传人的核心人物，在当今中国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已经深入人心。

有一天，我们翻阅一本由侯宝林先生子女编著的图书——《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在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映入眼帘，文章的题目是《写给我的师兄弟》，作者是侯先生的另一位弟子杨紫阳同志。该文情真意切，朴素无华，我们决定把这篇美文抄录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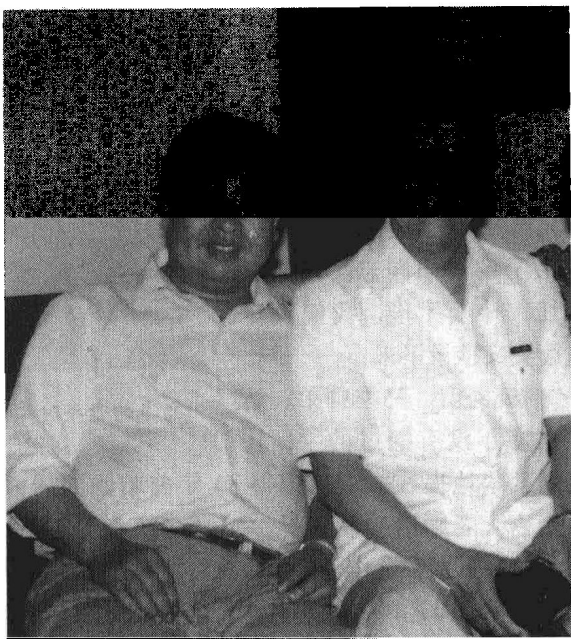


马季的青年时期

“树槐同窗，马季师弟，请你伸出多年没有握过的手，让哥儿俩紧紧地握在一起。记得36年前咱俩同居一室，无间亲密。老师给咱俩辅导，咱俩交换心得，切磋技艺。台上台下携手合作，《结婚前后》共同执笔。素不相识胜手足，是老师的相声艺术把马季和紫阳结合在一起。记得审查《打篮球》，你受表扬我挨批，我默默无语，进退犹豫。是你给我摘瓜，是你给我打气。得到了

你的支持，受到了你的鼓励。促使我勤奋学习，刻苦努力。这正是我艺术进步的转折点，记忆犹新，哪能忘记。

“记得我在将要踏上归途的时刻，老师对我讲：‘要用5年的时间把我的传统段子传给马季。’我为你幸运感到高兴。马季，老师是那么地偏爱你！记得20年之后，老师对我又谈起了你：‘马季的每个作品都有火花儿，你们谁都比不了。’师弟，老师是多么地器重你。这些话在我心里装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而



马季与老师侯宝林 1982 年在香港

今，老师与世长辞，含笑而去。这发自老师的肺腑之言，不能只装在我一个人心窝里，不转达，我愧对恩师的教诲，不转达，我对不起马季师弟。让我们把缅怀恩师的泪水化为团结的力量吧，肩负重责，你要扛起这面大旗，带领师兄师弟，完成侯老的遗愿，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相声艺术振兴崛起尽心尽力。”

一、永远不忘教诲

我们在采访马季先生时问他：“马老师，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看过一部匈牙利的电影——《牧鹅少年马季》，匈牙利的那位少年马季聪明好学，进取向上，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您的名字和这部电影有没有一点关系？”

马季说：“你算说对啦！还真有关系。我原来的名字叫马树槐。侯先生认为这个名字不好记，笔画太多不好写，一直让我改个名字。1956年，北京上演了匈牙利的电影《牧鹅少年马季》，师傅就让改成了马季。有一年匈牙利要庆祝国庆节，咱们的国际广播电台为此事采访了我，以宣传中匈友谊。”

我们怀着好奇心问：“您原来是新华书店的一名职工，怎么一下子成了侯先生的学生？”

马季回忆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从小就爱听相声。解放后我到北京新华书店工作，在这个时候，我是每逢节假日，都泡在茶社和剧场里，听完日场听夜场，还做了很多记录，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相声讲习班，



马季与王金宝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马来西亚讲课

取得了很大的长进。1956年初，北京市举办工人业余曲艺观摩会演，我参赛的曲目是相声《找对象》，获得了一等奖。接着又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曲艺会演，我表演相声《都不怨我》，又获好评。到现场观摩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相声大师侯先生对我非常赞赏，

认为我是‘天生学相声的坯子’。侯先生还说：‘我可找到学生了！’就这样我很快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这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就以身相许相声事业。到了说唱团，团里决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和郭全宝都当我的老师。侯先生则是责任老师，他对我讲：‘你是个人才，交我培养，3年时间培养出来’。”

我们问马季：“从1956年您22岁那年师从侯先生起，直到1993年侯先生去世，前后一共37年。在这不算短暂的岁月里，您和师傅肯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站在个人感情和历史这两个角度，您如何评价侯先生？”

马季讲：“我跟侯先生学习了37年，他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也鼓励我们超过他们。从我一进团，他就鼓励我业余时间写相声，不能一招一式全照他们学，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更支持我们创新，对社会生活要敏感，老师鼓励我们把想到的事物马上写出来。那时都是我们写成坯子，念给侯先生听，他告诉我们这儿怎么改，那儿怎样抖包袱。改完就排练，然后上电台录音，及时得很。

“侯先生自幼家贫，只读了3个月的识字班，就上街头撂地卖艺了。但他社会知识比较渊博，晚年他团结几位对相声有兴趣的知识分子和他一起研究相声的历史和一般规律，写了《曲艺概论》等几本书，在相声理论上有很大贡献，这是不可低估的，是为我们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侯先生把一生奉献给了相声，而他临终最不放心的也是相声。”

“马老师，进入90年代以来，相声明显处于下滑势

头，观众对相声现状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面对这种状况，处于病危之中的侯先生，在临终之时有没有关于艺术的遗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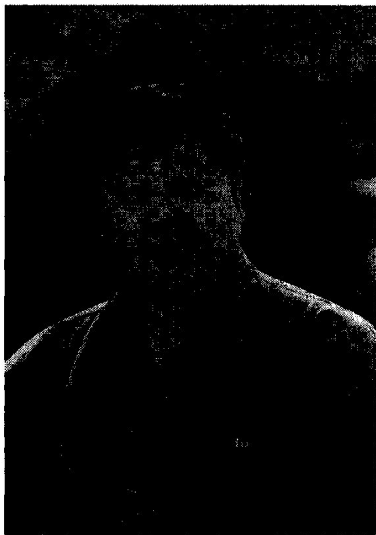
马季与夫人（中）、儿子马东（左）在北京家中

马季说：“他临终之时，最担忧的就是相声事业的前途。他在临终前还讲：‘有人说相声让小品压下去了，我说压不下去，相声有好的传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自己独特的技巧，是任何形式代替不了的。但是相声也绝不是这个样子，它被扭曲了。’”

侯先生的孩子侯珍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93年2月4日14时42分，父亲离去了，带着他对亿万观众、听众的忠诚和挚爱，对相声事业地久天长的遗憾，经过1年零10个月与病魔的痛苦厮杀、搏斗，怀着一颗75岁老人久经世故而又不失童真的心悄悄地去了……1月

20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的第二天），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但当他从昏睡中醒来，看到从外地匆匆赶回的弟子马季时，非常高兴，竟谈了一个多小时，提到了自己几十年总结的表演心得。他认为相声表演，其中最精粹、最具生命力的，也是最难把握的至高境界就是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并列举了在他一生无数次演出中，仅有3次是他自认为最满意的“现挂”（即兴创作）。那一瞬间，我看到父亲的脸上又重现了往日的风采，目光炯炯，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回忆啊！此时，我才理解父亲说的‘只有那30分钟（指在舞台上）我才是最幸福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谈到这里，马季以非常激动的心情说：“侯先生临终之时是念念不忘相声的即兴发挥啊！他说即兴发挥要发展，要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相声就完了。我追随先生37年，他对我的知遇之恩和谆谆的教诲令我终生难忘。他是我们国家的一代相声大师、杰出的语言大师，是相声历史的里程碑，他净化了相声语言，纯洁了表



笑洒人间的马季

演，提高了格调，将相声从一门比较低档的艺术搬上了舞台。他热爱这种‘俗’的形式，又赋予它‘雅’的生命——他是相声‘俗’中见雅、化俗为雅的带头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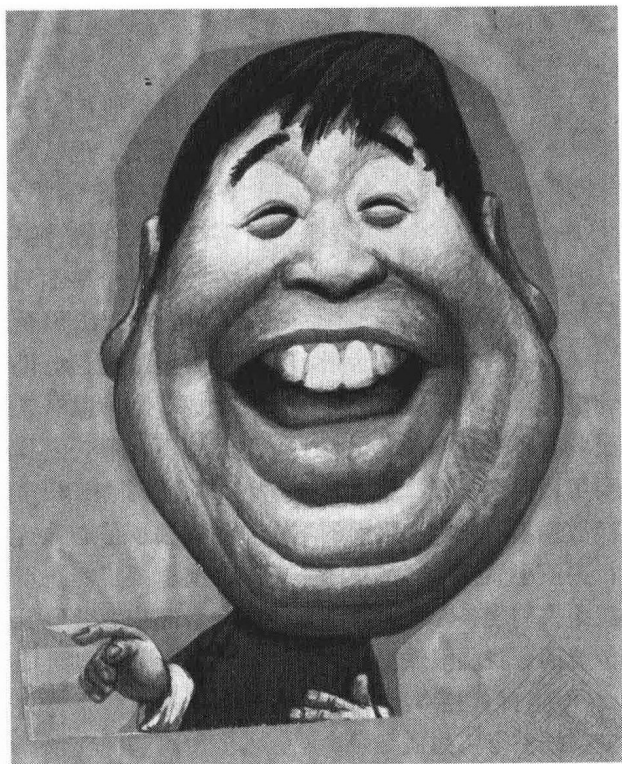
二、相声艺术不能吃青春饭

我们继续问马季：“侯先生临终之时，对相声现状深怀忧虑。这个忧虑也正是广大观众的忧虑。《光明日报》前几天登了一篇专门评价当今相声的文章：‘一些相声除了老袋子装陈芝麻，常常陷入仿声的俗套中，还有变味的地方，那就是有的表演，不仅硬塞进一些庸俗的笑料，甚至还出口成脏，差不多使相声成了充塞于耳的骂声。’

“相声既然是一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艺术，其遣词造句就应该是文明高雅的，尽管它的表现内容可以上到国家大事，下到房门钥匙，表演形式可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如果只是泼妇骂街，就不成体统。总之，相声作为春秋时代就有了雏形的艺术品种，要开口有益，靠仿声去取宠卖乖，靠骂声去逗趣插科，那是一条庸俗的死胡同——行不通！”

马季充满忧虑地讲：“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听到这些议论非常难过。我们多么希望新闻界、理论界和文化界给予大力帮助，扶正压邪，恢复相声的本来面目。侯大师生前有一句名言：‘相声演员，绝不是生活中的小丑。’这是侯大师艺术思想的精华。他在舞台上塑造过

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但生活中的侯大师端庄严肃、彬彬有礼，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那些把艺术形象、生活形象混淆，台上台下不分的人，是侯大师一生所反对的。



马季漫画像

“然而，在今天的舞台上，低级趣味的笑料、打打骂骂的表演、庸俗扭捏的动作，加上为唱而唱，为笑而

笑的手段，都是与先辈这些主张相违背的，大有净化的必要。侯大师病重后，说话很吃力，还一再嘱咐我们，那些扭曲的表演不是相声。侯大师对艺术的严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一个演员要保持艺术青春，就要对艺术严肃认真，就要一遍拆洗一遍新。’他的拿手活儿《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即使这样，他每一次上台，每一句台词的语气，每一个动作的深浅，他从不马虎。

“现在好作品不多，演出质量不高，跟台上台下都不认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相声现在没有一个科学的教学方法，因此缺乏一种科学的辨别好坏的标准，以至造成一部分人的误解。认为说相声是非常容易的，会说一段相声就可以去赚钱，上一回电视就成了相声家。这一深受各行各业喜爱的艺术形式，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提高很慢，新人难见，创作人才稀有，相声队伍涣散，不少人因为目前的不景气而失去了信心，有的改行去演小品，有的演小品不行又改演电视，实在不行的就跑去搞剧务。我是心急如焚，一直呼吁社会各界要给予帮助。我是恨铁不成钢，相声队伍要争口气啊！”

“马老师，相声演员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原有文化基础怎样？”

马季说：“相声演员的培养，都是靠口传心授，靠的是人工作坊。这支队伍总的来看缺少文化。原来招相声演员，只要求五官端正、口齿伶俐即可。而文化呢？只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在今天看来，初中毕业算什

么呢？是个半文盲啊！让半文盲的人去深刻体会社会、领悟人生、创作作品、尽情表演人物形象，行吗？不行！没有文化的人搞文化，行吗？不行！”

“我们去美国考察的时候，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一场‘脱口秀’演出，演得非常好，台上台下一场戏，热闹得很。我们觉得美国的‘脱口秀’和咱们中国的相



马季与爱犬“黑虎”在北京家中

声很相似。对此，您是怎样看待的？”

马季讲：“是很相似，我认为美国的‘脱口秀’就是中国相声发展的方向，我们应当走这条路。在‘脱口秀’演出过程中，台下观众提出什么问题，台上演员即兴回答，语言巧妙、幽默诙谐，让人笑得前仰后合。那种舞台上的漫画功能，被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这种表演对演员的文化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声演员不仅是社会的观察家而且是一位评论家。相声绝不仅仅是逗个笑话，滑稽也绝不等于相声。

“相声是一门笑的艺术，要通过笑使人们得到教益，

要从笑中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一直呼吁要建一个相声学校，要在我们国家培养相声博士，要抓紧培训师资力量，要赶快编写相声教材，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积我40年的体会，我觉得培养相声演员仅靠口传心授的老办法是不行的，靠学校里讲大课的方式也是不行的，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好。相声是一门艺术，是一个演员终生的事业，光靠年轻时的聪明劲儿，是不长远的，是没有后劲的。越到后来文化越关键，非常扎实的文化功底，才能支撑这个事业发展。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就吃了这方面的亏。这些都是教训啊！我现在深深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

“马老师，您说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那怎么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相声？如《‘宇宙’香烟》、《百吹图》、《诗情画意》和《成语新篇》等。”

马季说：“谈何容易啊！我学相声是半路出家，既无家学渊源，又非科班出身，艺术功底欠缺，文化水平也低。要想干成一番事业，怎么办？我只认准死理一条：以勤补拙。所以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苦’、‘累’这两个字。几十年来，我把可用的时间全部倾注在写作上。每次下去体验生活，我要求自己不能空手而回，常常带着一个或几个新作回来。只要下去，我就能交上几个好朋友，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鲜活的生动素材，从生活中汲取素材，是创作之本啊！

“正是这样，家庭的温暖、对子女的教育、对老人的尽孝、对朋友的交往，我都做出了很大牺牲。迄今为止，陆陆续续竟写出了近300个段子，虽然成功之作寥



马季在2006年12月7日至13日拍摄电视剧《旗袍》中的剧照。

寥无几，但总是自己呕心沥血的结晶吧！扪心自问，至少不算懒惰。除此之外，我还写了十几万字的《相声艺术漫谈》。最近我又写完了40万字的回忆录，已交给了出版社。

“我总想，没有好作品，相声的形象就会遭到毁坏，相声就不能显示出威力。因此，搞好创作质量是一个关键。创作是否上得去，主要是看作者队伍的素质。别的艺术门类都有一批专业作家，而相声界则少得可怜，多数靠自编自演。相声演员的艺术生命是靠创作保持的。只要有好的相声段子，你就能赢得观众。创作是基础，是增强演员艺术修养的突破口。要想在相声界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自己动手创作，自产自销，这样才能保证作